

科普插图，让我喜欢让我烦

林凤生

退休之后闲来无事，我把这些年来从事科普工作的切身感受写成几篇短文，主要想给搞研究的读者了解实情提供点素材。在科普编辑的编创六艺（编、校、审、写、译、画）中，画画是我的最爱。也许出于天性，我自幼就喜欢涂鸦，读初中时曾师从一位海上名家学过国画，作品入选过全国少年儿童画展（1962）。要不是后来中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毒”，我也许会成为小有名气的画师。至于我画插图，则缘于一次歪打正着。1985年时，我给某中学生报纸写了一篇科普文章，并建议配几幅插图。编辑回信说编辑部人数有限，插图请自己解决。我想求人不如求己，便自己动手画了起来。画稿印出来效果还不错，而且稿费要比文稿高了几倍。于是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把科普文字改成短篇连环画，这样岂不更好！果然，这种图文相配的稿件因其形式别致、活泼有趣，投寄到各类的报刊杂志上，几乎百发百中。发稿之快、稿酬之高，令我喜出望外。后来，上海的两家青少年科普杂志（《小学科技》和《少年电世界》）找到我，约我定期供稿，每刊每期都给我两个版面，一年各发6期。于是，我在科技史以及外文杂志上看到的文字里，发掘有故事情节又有画面的素材，然后添油加醋、移花接木敷衍成文，再配画十来幅图。这种自编自绘自由度很高的创作连载了好几年，着实给我带来极大的愉悦，也使我领悟了科学普及并不是说教，应该寓教于乐、丰富多彩。在这些年里，科普连环画成了我的支柱副业，帮我度

过了家庭经济最艰难的岁月（因母病致贫）。



图1 笔者编画的科普连环画（发表在《现代物理知识》1991年第6期）

20世纪90年代，出版社开始转企，而图书也逐渐走向市场化。1993年初，上海科教出版社编辑花老师见我这种科普连环画有点商机，便向我组稿说：“你这样慢条斯理地画啊、写啊，有什么赚头？何不把这些故事集中起来，搞一套彩图画册，画它6到8册，一册就有万把元稿费哩！”当时这价钱无异于天文数字，听了让我不由怦然心动，但又觉得力不从心。几天后，花编辑带了一位漫画快手陈老师来访，说陈老师是行家里手，可以助我一臂之力。陈老师也说：“画这种彩图连环画，就等于在画人民币，呵呵！”经不住他们的鼓动，我决定趁学校放暑假之际，画两册试试。这一试让我知道了“跑马书”是怎样炮制的。

暑假里，我黎明即起就奋笔疾书。此时气候凉爽、头脑清醒，我常常能一口气写两个故

收稿日期：2011-11-25

作者简介：林凤生，编审，曾供职于上海大学《自然杂志》，现已退休，Email: linfengs2008@yahoo.cn。

事、50 多条文字。早饭后，我选部分科技知识浅近的脚本寄给陈老师，然后自己开始画草图：在一张 8 开白纸上打好边框，再将框内的空白分成若干块，每块画一幅图。画面以人物面部特写为主（比较容易画），复杂的背景尽量避免，或者用几何的块状替代（以后可用涂色来弥补）。陈老师画得快，一天可起草图 60 幅，我的速度只是他的一半。草图定稿后，我还要在每幅图上填上文字，这可是一项很重要的环节。因为草图画得太快，张冠李戴、疏漏错缺之处随处可见；而画稿已用墨线勾勒过，返工成本太高，我只能按图中所示的意思改动文字，尽量做到能自圆其说，实在圆不了也只好随它了。配了文字的草图给编辑看过后，然后拷贝到画纸上，涂上颜色。拷贝、上色都采用流水作业，例如某人穿了一件红衣服，上色时要一口气把几十幅图上的红色全部涂遍，这样一来省颜料、二来不容易画错。接下去还要打字，在画上“贴贴头”（即说明文字）、“吹泡泡”（贴上图中的人物说话）。经过一个暑假的奋战，两本画册（共 144 页彩页、约 700 余幅图）大功告成。画册于 1994 年 1 月出版，每本印了 8 200 册，卖得甚好。翌年寒假，又奋战了两本，1996 年 6 月出版。经过这样两次的折腾，虽然收益颇丰（我分得二次税后稿费合计约 1.5 万元），但已经让我觉得疲惫不堪，画画创作的快乐早已荡然无存。花编辑转告社里意见，要我继续努力再画几本。我表示体力已经透支，难再从命。七八年后，有另外两家出版社觉得这些书的内容尚好，建议我重新写过，配以计算机动漫和新款包装，说不定还可以火一把。我觉得用体力来换银子的年纪早已过了，不再干蠢事了。

由于笔友的口口相传，出版社约我为科普图书画插图的业务纷至沓来，这并不是因为我画得好，主要是省心省力。编辑只要把书稿给我，说好要画几幅，一切就 OK 了。既不需要文字作者提供形象资料，也不必担心会画错，事实上我还常常给文稿挑出刺来呢！但烦心的事也随之而来。记得 1994 年时，陕西省

的未来出版社请华东师大的王一川教授主编一套《世界大发明》（3 册），我也被邀写一章电器。由于作者都在上海，画插图我则当仁不让。主编通知各章作者把写好的文稿先交给我，由我配了画一并寄给出版社。我给率先送来的信息技术、电子计算机和我自编的电器 3 章画了 87 幅图，按出版社文件袋上的地址挂号寄去，谁知出版社早已搬家，文稿迟到了十几天，弄得大家一场虚惊。后来我不见有人再送文稿来，也没去再问。书稿出版后，我见上册中除了我画的三章之外，其余的是由别人画的而且画得很糟糕，而中下册上一幅插图也没有。由于书里的插图作者由我领衔，这让我郁闷不已。谁知《世界大发明》出版后居然好评如潮，荣获 1997 年第三届全国优秀少儿读物二等奖和陕西省第四届优秀科普读物一等奖。这使我知道了插图对于科普书来说，只是一种点缀，无足轻重。

事实上，插图是出版社、室领导、责编、美编都可以管，也都不给力的环节，随意性很大，常常使我们画者很受伤。有一次，少儿社约我为青少年现代科技丛书中的一册配画，因作者、编辑都是朋友，也没有订合同，后来书稿因文字质量问题未能出版，殃及我白画了 38 幅图。伤不起啊！

东方出版中心约我为《大突破》（上、下）配画，说好 100 幅，两周后却打电话告知我，社里觉得费用太高，要求插图不要超过 70 幅。由于我已经画了不少，致使上下两册书的插图数量很不平衡。这又让我大为不爽。

《十万个为什么》是少儿社的重点图书，出版的日期已定，但物理分册还有 70 余幅图未画（绘画作者刚甩出来，说画不了），拉我救急只给 5 天时间，幸好我经受过跑马书的锤炼，按时完了稿，但质量也可想而知。

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图像资料的容易获取，而手绘插图的人工成本上升，以及一般的画家不熟悉科技内容等诸多因素，致使科普类图书的手绘插图质量每况愈下，即使是很重

（下转第 92 页）

入一场星际战争的框架,让故事以其固有逻辑逐步发展,将读者和作者本人逼到墙角——不得不接受书中推出来的结论。

小说的第一主人公姜元善绝非“高大全”的完美人物。他本性中有恶,在童年就犯过原罪。而他妻子严小晨则是真善美的化身,她在深爱丈夫的同时,也始终对丈夫本性中的恶睁着第三只眼睛。后来,在先祖拯救了人类之后,姜元善为了地球人类的最大利益,竟决定绑架先祖、殖民先祖的母星球,结果被妻子率领愤怒的民众推翻并押入上帝的监牢。严小晨大义凛然地斥责丈夫:“再核心的利益也不能把人类重新变成野兽。”

故事至此似乎该完美收官了,但作者颠覆了读者的心理定式——此后的事变证明,恰恰是严小晨的善良几乎害了人类,反倒是姜元善却因本性中的恶而始终对敌方的恶保持

着清醒,也因此促成了人类命运的转机。在这儿,情节、人物和哲理思考揉合在一起了。

小说结尾处,严小晨留给丈夫的遗书中有这样的苦叹:

你知道我一向是无神论者,但此刻我宁愿相信天上有天堂,天堂里有上帝……他赏罚分明,从不将今生的惩罚推到虚妄的来世,从不承认邪恶所造成的既成事实。在那个天堂里,善者真正有善报,而恶者没有容身之地。牛牛哥,茫茫宇宙中,有这样的天堂吗?如果我能找到,我会在那儿等你。

可以说,她——当然还有读者,曾经信仰的“天道酬善”信念在小说中已经被粉碎。作者向我们揭示了善恶问题的复杂和深刻。他对此的思考比前人更深了一步。

(责任编辑 谢小军)

(上接第81页)

要的工具大书,绘图也只能用中规中矩来评价,缺乏创意和画技。为此,笔者曾写过两篇文章,呼吁业界重视插图问题,当然人微言轻,也只能说说而已^[1-2]。

在绘画的过程中,我还有几点心得:对传播科学知识来说,图画与文字一样重要,不可偏废^[3];近代科学之所以诞生在西方,而不是出现在中国——这一科学史上所谓的李约瑟难题,与西方的写实绘画传统有一定的密切的关系^[4]。这些想法笔者已写成论文发表在相关刊物上。

2011年9月,《科学时报》读书版改成文化版,我在该版上开了一个《画中有话》栏

目,陆续发表一些与画有关的科学人文随笔,欢迎同道和方家不吝赐教。

参考文献

- [1] 林凤生. 对科技书籍插图的思考[J]. 科技与出版, 2002(6): 32-34.
- [2] 林凤生. 科普插图三题[J]. 科普研究, 2006(5): 52-57.
- [3] 林凤生. 从中国古画看图像的知识传播作用[J]. 科学, 2007(1): 47-49.
- [4] 林凤生. 中西绘画的不同风格对科学传播的影响——“李约瑟难题”的一种另类解答[J]. 自然杂志, 2006(6): 357-360.

(责任编辑 张南茜)